

白蛇傳

張恨水 著

白 蛇 傳

張恨水 著

出版說明

「白蛇傳」是一個優美的神話故事，在我國流傳很久、很廣，經過不斷地豐富、發展，才成爲今天這樣完整的故事。現在張恨水先生將這個故事寫成中篇小說，在故事上並作了一些發展。

文藝報一九五三年第十一號所載戴不凡同志「試論『白蛇傳』故事」一文，對白蛇傳故事作了較深刻的分析，指出這個神話故事的社會意義，對於讀這部小說很有幫助，特轉載於此。

白 蛇 傳

張恨水著

*

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胡胡同73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文)0001·787×1092 1/32·5印張·115千字

1955年1月第一版

1955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65,000 定價：4,000元

試論「白蛇傳」故事

戴不凡

「白蛇傳」是千百年來人民所累積創造出來的一個神話故事，現在我們要分析它的思想內容，不能不涉及故事本身的歷史。下面是「白蛇傳」故事演變的大概：

許多人以為「白蛇傳」故事的胚胎，是唐人傳奇「白蛇記」。實際上，這篇唐人小說中除了一條能變美婦的白蛇精以外，和現在的「白蛇傳」故事很少相同。「白蛇記」雖是一篇神怪小說，但却寓有叫人不可追求自由幸福之意。小說中那位姓李的，就是由於和白蛇精過了三天快樂的生活，回家身化為水而死。要說「白蛇記」與「白蛇傳」有什麼瓜葛的話，那只有這一點：在思想內容上，後者恰好是對前者的一個否定。

根據今天能見的資料，「白蛇傳」故事的雛型，似成於南宋；明嘉靖時，已以「陶真」（彈詞）的形式，在民間演唱。明末出版的「警世通言」所收的「白娘子永鎮雷峯塔」，是留傳於世的最早一篇完整的「白蛇傳」。

根據有些資料的記載，我們可以相信，最早傳說中的白蛇精，可能是一個兇狠的妖怪^①，那時故事的主題，該是強調人妖不可共居。不過，在男女關係上，女的會像「西湖三塔記」^②中的白衣婦一般，玩厭了男人還要食其心肝的，畢竟世間少有；另一方面，評話是民間的文藝形式，說話的又是民間藝人，因此，在一遍又一遍地講述有男女關係的白蛇故事的時候，人民就不可能

不把自己從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的東西逐漸豐富了它。在「警世通言」中，有時雖把白娘子寫得怪裏怪氣，（例如，她警告許仙：「若生外心，教你滿城皆爲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腳踏渾波！」）使人還隱約感有人妖不可共居的氣氛，但實際上，作者已經把白蛇人格化，令人同情。她追求自由，在西湖邊和許仙「一見傾心」，「你有心，我有意」，結爲夫婦。她東奔西走，始終追求着許仙。她對愛情堅貞不二，有人想誘姦她，她就顯形嚇他個半死。她敢恨也敢愛，終南山道士想陷害她，她就將道士吊在半空中。……人民賦予了白蛇以婦女們普遍具有的 追求自由 幸福的善良 願望和堅強性格。評話的作者，顯然是有意識地把許仙愛聽別人閒話，以致懷疑妻子來作爲悲劇的原因的。試聽白蛇對許仙說的：「小乙官，我也只是爲好，誰想到成怨本！我與你平生夫婦，同枕共衾，許多恩愛，如今却信別人閒言語，教我夫妻不睦。……」作者把許仙寫得耳朵很軟，性格懦弱，甚至還安排他叫捉蛇的先生來捉白蛇，最後還由他親手合麻。總之，作者所強調的是許仙與白蛇的矛盾（白蛇原無害人之意，而許仙聽了閒言語却生害白蛇之心），所以小說中雖也出現法海禪師，但看起來他並不是鎮壓白蛇的主兇。這是封建社會中的一個悲劇：女人要追求自由幸福，助夫成家立業；而男的却負心，鼠首兩端。這種悲劇，和秦香蓮、敫桂英、趙貞女等故事的悲劇，是同一類型的。

在不斷講述白蛇故事的過程中，人們並不把產生悲劇的責任，永遠不變地放在許仙身上。在「白蛇傳」故事輾轉流傳中，人民深入一步地找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願望之所以會被破壞被鎮壓的根源——封建主義統治的作祟。破壞白娘子善良願望的法海，在「警世通言」以後的一些「白蛇傳」脚本中，他的兇手面貌漸漸鮮明起來。

◆ 這首先得歸功於清初的戲曲「雷峯塔傳奇」①。傳奇中，第

一，使白蛇脫盡了妖怪氣，完全成爲一個溫柔、善良、很懂得愛情的人間婦女形象；尤其是增加了「盜草」和「水鬥」兩個重要情節以後，更突出地顯示：她堅決勇敢、不顧生死、誓爲愛情幸福而鬥爭的性格。許仙完全有可能和她過着好日子，這就徹底地擺脫了舊的故事中的思想內容。第二，傳奇開始把故事的主要矛盾，從許仙與白蛇的矛盾，轉移爲白蛇與法海的矛盾。方成培作的傳奇中，「夜話」一場白娘子和青兒說的，「那天孫仙媛，尙然各借伉儷，況於我輩！」正和金山寺前法海罵白蛇的話，「你愛河裏慾浪滔滔，早回頭免生悲悼！」成爲強烈的對照。在另本「雷峯塔傳奇」中^⑥，法海也這樣唱：「堪笑那痴兒呆女，打不破昏穿曖迷關！」要求過幸福的愛情生活，這是廣大人民所具有的共同願望；而法海却不許白蛇這麼做，事實上他就成爲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者。因此，白娘子和法海的鬥爭，實質上也就成爲幻想形式中的，人民反封建的鬥爭了。第三，值得注意的是：方成培已經有把負心的許仙改爲不負心的傾向。例如：「舊本許仙恬然受縛而去，大覺忍心。」（傳奇中逸巢詞客的評語）方成培則改爲許仙拒絕法海授縛去鎮壓白蛇：「但弟子夫妻之情，不忍下此毒手。」（「重謁」）白蛇被鎮壓後，許仙長嘆：「白氏雖係妖魔，待我恩情，今日之事，目擊傷情，太覺負心了些。咳，恩怨相尋，一場併，我於今省悟了也。弟子塵心已斷，願隨師父出家。」不問作者寫的主觀企圖是什麼，從客觀效果來看，這樣寫，就加強了白蛇與白蛇的根本矛盾。法海鎮壓了與許仙有夫妻之情的白蛇，了許仙的幸福，他的兇惡面貌是愈加鮮明了。

到了彈詞「義妖傳」和「白蛇寶卷」中，故事的封建主題進一步明確起來。方成培的傳奇中，雖開始有把許仙寫成善良的傾向，可是，許仙上金山，還是由於他的極度動搖，自動想去求法海庇護；這就不免使人感到，白蛇向法海討還丈夫是不完全理直

氣壯的，因為她的丈夫至少不完全是由於法海的挑唆，而是心甘情願留在金山寺的。經過不斷的創造和修改的結果，在彈詞和寶卷中，彌補了這一缺點。在端陽以前，許仙的性格是動搖軟弱的（這是繼承舊本的結果），但經過「釋疑」以後，許仙和白蛇是融洽無間的。他和法海事先並無勾結。祇因捐助檀香，被鎮江知府名帖相邀，心中思想，以大施主身分去參加開光盛典，「何等體面，啥樣威風！若然不去，誠恐太爺發怒，倒有不便。」（「義妖傳」）因此，才違背白娘子「僧道無緣」的訓示而私上金山的。到了金山，却不料被法海強迫留住，「逼我出家，將我夫妻拆散，不能完聚。」（寶卷）在「飛鉢」（即「合鉢」）一場，許仙也是堅決站在白蛇一面，恨透了法海：白氏「就是妖魔，吃我下去，我也是情願的。與你什麼相干！」（「義妖傳」）「許仙心內來思想，僧人做事太兇心。我妻如是妖合怪，與你無涉半毫分。你今休得來生事，拆我夫妻兩下分。」許仙最後雖然受親戚慫恿，接了法海的鉢，行至房門口遲疑不進，而金鉢終於自動飛去收了白蛇，但由於作者先寫出許仙大罵法海休得生事，後又交代了許仙接鉢的動機是由於不相信鉢的力量，以便拆穿謊言而將法海捉將官裏去，使許仙完全成爲一個不折不扣的好人，就愈使人感到這對夫妻是應該永遠過着幸福生活的。而法海，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插進手來從中破壞，這就愈益顯出他的殘暴面目及其行爲的非正義性。也正因爲作者突出地刻劃了法海的這些方面，白娘子對他堅決鬥爭的正義性，也就愈爲明確。

從「白蛇傳」故事的演變經過來看，數百年來，人民是不斷地以善良的願望和鬥爭的決心，來塑造白娘子這個人物形象的。另一方面，許仙則從一個負心的男子逐漸變爲一個善良的性格；而法海則從一個允諾許仙的哀求而收壓白蛇的「慈悲和尚」，變爲不管他人夫妻情愛而從中搖唇鼓舌，橫加破壞的人。由於故事中

主要矛盾的轉移，實際上就使一個原來基本上是寫男人動搖負心的愛情悲劇，演變為完全由於第三者的破壞而造成的愛情悲劇，在封建社會中，男子負心固然是常見的現象，但這種現象在本質上也是和封建社會中最根本的矛盾相聯系着的。封建社會的最根本的矛盾，是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也就是廣大人民與封建統治階級的矛盾。人民以及人民中的婦女要求自由幸福的願望，實質上反映着農民革命的要求；在封建社會，農民革命的要求是無法平息的，人民要求自由幸福的願望也是無法平息的。白蛇和法海的矛盾，反映了要求幸福的婦女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同時也就反映了封建社會的本質，即反映了人民（主要是農民）與封建統治階級的矛盾。白蛇對法海頑強勇敢的鬥爭，也正反映了廣大人民反封建鬥爭的偉大力量。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可以得出幾點結語：

一、「白蛇傳」是一個有着深刻意義的優美的民間傳說。它是通過神話的形式，像折光鏡一樣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矛盾。

二、這是一個以反封建為主題的神話。這一主題是通過追求幸福的婦女（白蛇）和封建勢力（法海）的矛盾和鬥爭而表現出來的。

三、故事最早的思想內容和今天留傳的不甚相同；許仙原先為壞人，在故事的演變途中，逐漸成為好人。這並不妨礙它的主題，而且和它的主題（反封建）的形成有聯帶的關係。

二

正因為「白蛇傳」是一個民間傳說，它揭露了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而白蛇的鬥爭正體現了千百年來人民的革命要求和對自由幸福的強烈願望，所以，雖然許多舊本「白蛇傳」仍都多少滲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如：方成培的傳奇中，勸告世人莫被

「情絲牽挽」……等等；彈詞寶卷宣傳「凡爲仙者，必須酬恩報德」……等等。）但「白蛇傳」在人民的心目中，始終是一個可愛的、具有積極意義和鬥爭性的神話故事。這是我們對待「白蛇傳」故事應有的基本態度。

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人似乎被「白蛇」兩字吓得魂飄膽搖，對於神話故事，不能理解，視爲迷信。例如：河南某縣有個鄉公所，燒燬了梅蘭芳等演的「斷橋會」照片，原因是「迷信」；羣聲劇團在福建龍岩演出「新白蛇傳」，就有人斥責它不是「新」的而是「舊白蛇傳」，理由是該團仍把白娘子作爲蛇精。這種不顧具體情況，凡遇有神怪形式的故事，都籠統地認爲是「迷信」的錯誤看法，至今還並未完全糾正過來。他們不善於或懶得去分析作品的內容，「見鬼神而遠之」。他們不知道「並不是凡涉及超自然的力量，都是應該唾棄的迷信；許多神話對於世界往往採取積極的態度，往往富於人民性；而迷信則總是消極的，往往反映統治階級的利益。」（周揚：「改革和發展民族戲曲藝術」）他們不知道白娘子是數百年人民理想的化身，是追求自由幸福，至死不屈的堅強意志的代表人物。

類似上述害怕神話形式的思想，甚至也殘留在少數作者中。不久以前，我見過一本叫「雷峯夕照」的越劇。那位作者，就故意不讓白蛇顯形，而改爲許仙醉後眼花見蛇影。他用了一些平淡乏味的情節，用偷天換日的手法來企圖替代豐富的想像。在沙夫編、沙金繪畫的「白蛇傳」連環畫中，更把白蛇改成受後母虐待的小姐，青蛇變成了童養媳，法海則變成狗腿子，作者大畫其「逃婚」的醜劇，把一個優美的神話，亂塗亂改成了一個庸俗的故事。這些都充分地證明了有些作者對於遺產採取的是極不嚴肅的粗暴的態度。

馬克思在談到希臘神話時，這樣地指出：「一個大人是不能

再變成一個小孩的，除非他變得稚氣了。但是，難道小孩底天真不能令他高興嗎？「爲什麼人類社會底童年，在它發展得最美好的地方，不應該作爲一個永不復返的階段對於我們顯示着不朽的魅力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譯文見周揚編「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二十四頁）對於人民在過去所創造的，像「白蛇傳」這樣具有強烈的反封建精神的神話，如果採取粗暴行爲，任意加以否定或破壞，除了證明他對於社會發展和藝術的無知之外，也證明了他既不尊重創造「白蛇傳」的古代人民，也不尊重愛好「白蛇傳」的現代觀衆。

三

從「白蛇傳」的演變歷史，可看出故事的主要矛盾，原來是許仙與白蛇的矛盾，後來才演進爲白蛇與法海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的發現，使故事的思想性大大提高。

在白蛇與法海的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法海；沒有法海的破壞，就不會有白蛇被鎮壓的悲劇。所以，即使許仙品德善良、性格完全不動搖軟弱，應當說，白蛇的悲劇還是會產生的。許仙在白蛇與法海的矛盾關係中，並不是決定勝負的焦點，白蛇爭取了許仙，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也不能表示她對法海鬥爭的全部的徹底的勝利。許仙的地位，最多祇是法海通過他的動搖軟弱來達到其破壞的目的。因而，這就決定許仙不過是性格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動搖和軟弱性；要是把許仙處理成爲不僅是性格上的動搖軟弱，而是庸俗、自私甚至居心不良，品德與陳世美不相上下，這樣，就勢必致使許仙與白蛇也存在着根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許仙，許仙人品愈壞，這對矛盾也愈擴大。於是，勢必要削弱、模糊甚至混淆故事應當表現的主要矛盾——法海與白蛇的矛盾。這一矛盾減削一分，法海的罪責也就減輕一分，故事的反

封建意義也就削弱一分。

就情理而論，也是這樣。如果許仙不忠實於白蛇，那麼，這一對夫妻的生活，實際上就會缺少光彩。而法海的干擾，也就成爲可有可無，缺乏矛盾和鬥爭的積極意義。何況，一個追求自由幸福的反封建故事，如果祇由一個女主角在做着戲，又怎能具體地告訴觀衆自由幸福是可貴的呢？如果把許仙寫得動搖脆弱過甚，甚或有心勾結法海，金山寺前白蛇索夫時，法海實大可放心，放出許仙，看他何去何從，用不到大動干戈了。

從故事的演變，從矛盾關係的分析，從情理而論，可知怎樣處理許仙，是牽連到法海罪責之輕重，故事思想性的高低。我們雖然不必要把許仙的性格處理成爲完全不動搖不脆弱，（因爲他的妻子究竟是一個蛇精，也可能會有些動搖脆弱）但如果將他處理成十分脆弱，始終動搖，却是有損於主題的。

摸清了故事中的矛盾關係以後，可以來看一看「白蛇傳」是否隱藏過「釋道之爭」「禪律之爭」一類思想內容的問題。

說「白蛇傳」除了反封建以外，還有什麼「釋道之爭」的主題，本來祇是「相傳」，查無實據。因爲，從老遠的年代起，「白蛇傳」就是個反映人間悲劇的神話，（在我所見的一二十種舊本中，很難發現這些作品的目的是爲了表現「釋道之爭」。）不過，白蛇被加上道姑的身分，倒是「有案可稽」的，方成培的傳奇就是如此。他安排白蛇下山的動機是尋一有緣之士回山修煉；但寫到白蛇下山以後，方成培似乎也忘其所以地，大寫白蛇爲自由幸福而鬥爭，從未勸說許仙上山修煉。因此，「白雲仙姑」在戲中仍是一個普通的婦女形象出現。

從故事中的矛盾關係來分析，能不能證明「釋道之爭」的主題之確實存在呢？不能。如果鑒於舊本中的許仙都倒向法海，這就是佛門的勝利，許仙叛離白蛇，就是道家爭「人間」的失敗，因

而以爲其中存在「釋道之爭」的主題，那是錯誤地將許仙視同一個皮球，誰奪他在手就表示誰的勝利。上面已經指出，故事的主要矛盾是白蛇與法海的矛盾，白蛇爭取了許仙，還得被鎮壓，還是一個悲劇，並不能象徵對法海的鬥爭的全部勝利，而祇能表明兩人之間的關係，非暴力所能破壞。所有的白蛇故事，無例外地，都寫法海鎮壓白蛇是非正義的；如果這位佛門作家寫「白蛇傳」爲的是表現佛教對道教的勝利，那實在是不甚高明的。因爲他企圖表現自己的勝利；結果却完全否定自己勝利的正義性。

正確地分析問題的矛盾關係，掌握其主要矛盾，了解其主要意義，這是研究問題的方法。我們改編「白蛇傳」以及整理或改編其他任何戲曲劇目，都應該用這樣的方法。下面就再談一點改編「白蛇傳」工作中的幾種態度。

四

首先，有人大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決定許仙的性格，我認爲這是很不對頭的。他們說：店員是動搖、自私、庸俗的；因此把許仙寫成一個好人是不典型的。或者說：許仙是小商人，小商人也是資產階級，因此應把他處理成十足的市儈；甚至連遊湖僱船還價都應列爲市儈思想的表現。（他們忘了在封建社會中的實際情況。）總之，他們死死扳住許仙的「階級成份」，大做文章，認爲如不把許仙寫成反動的壞人，那就足以扣上「反現實」的大帽子。如果採用這一觀點來看有一本名爲「寶象塔」的舊「白蛇傳」^⑥，戲中的許仙原是個窮書生，那將如何呢？如果採用這一觀點來處理「鬧天宮」，孫行者出生於石頭中，什麼成份也沒有，又該如何？對於一個人物的評衡，總得聆其言而觀其行，看他根本上是擁護着哪一階級的利益，絕不能用唯成份論的觀點去判斷他的一切。顯然，我們不能因祝英台是地主的女兒，因而得出結論說：把她

處理成堅決勇敢是「不現實」的。搬用劃分階級成份的方法，不分析地來對待戲曲改革中遇到的古代人民創造出來的人物，特別是神話中的人物，這是完全不對頭的，缺乏常識的看法。

類似上述唯成份論觀點的另一種錯誤看法，是用自稱的「社會科學」的「觀點」，來看待神話「白蛇傳」。他們以為「白蛇傳」是市民階級已經發達起來時城市中所產生的傳說；許仙這一人物形象上所反映的就是市民階級的思想意識。因此，把他寫成好人是既不典型又不現實的。他們以為除了農民以外，如果白蛇能從當時社會中找出一個愛情堅決的丈夫，那麼封建社會應當是個男女平等的社會了，云云。其實，這是不通的「社會科學」。說在封建社會中的市民階級裏面就找不出一個對愛情忠實的人，根據到底在哪裏？這樣的「社會科學」，很難使人信服。即使退一萬步說：封建社會中除農民以外的男人，全是陳世美、王魁之伯仲罷，也不能就此遽下結論，說：把許仙處理成忠實於愛情是不現實不典型的，因為人民未嘗不可以根據自己的要求創造一個完全忠實於愛情的丈夫來，尤其是在一個神話劇中。人民要比我們的學者或作家有辦法得多，也現實得多了。顯然，這種「觀點」是不能作為決定許仙性格的根據的。

不僅在對待許仙性格問題上，而且在討論「白蛇傳」的結尾問題時，許多人也顯然忘了這是一個神話。有人主張青兒倒塔，理由是人民的願望，人民勝利的今天，就不能永遠讓白蛇鎖壓在塔下；也有人反對，主張應注意悲劇的效果；如果安排青兒早就燬了塔，白娘子高唱凱歌出來了，人們還會希望什麼「西湖水乾、雷峯塔倒」呢？「皆大歡喜」之後，悲劇效果全喪。這兩種不同的看法，祇有明確神話的性質，才有可能解決。馬克思說：「任何神話都是在想像中間和經過想像有控制自然底威力，壓倒自然底威力，賦予自然底威力以形體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譯

文見周揚編「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二十三頁)這一名言也可引用在反映社會矛盾的神話中。「神話往往表現人們不肯屈服於命運，並在幻想形式中征服命運。」(周揚：「改革和發展民族戲曲藝術」)古代人民因為不可能在對大自然的鬥爭及當時的階級鬥爭中取得勝利，因此，才產生幻想，通過神怪的形象，來表現自己所期望的勝利；並以這種勝利鼓舞大家前進。「白蛇傳」既是神話，它是個幻想的故事，而不等於一般的人間悲劇，因此，它除了告訴人正義者是不應被鎮壓的以外，還必須通過具體的形象，來表現古代人民預期中的勝利。小青行刺法海、燒塔^④，法海被關入螃蟹壳，甚至許仕林掛帥平蠻^⑤、中狀元(這一點留待下文詳論)，……這些「白蛇傳」故事的結尾，多少都可以證明古代人民是要在幻想中表現自己的勝利的。在先民的預言已經成為現實的今天，我們有什麼理由把他們這種洋溢着樂觀主義的結尾斬除呢？應當知道：這種結尾是神話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是生硬加上去的「光明尾巴」。

「白蛇傳」是神話，這是誰也不會否認的。可是，一些不同的意見，却都是由於根本忘記它是一個神話而產生的。用一切對待非神話劇的觀點來看「白蛇傳」，無疑地都是不對頭的看法。

五

我們不能太隨意地處理神話中的人物，否則，就會得出荒誕的結論和墮入反歷史反現實的泥坑中去。

有人願意給白娘子以一個「風塵人物」或妓女的身世，這當然是荒誕之至的。可是也有人認為許仙之所以會「覺悟」，大大得力於白蛇的「幫助與教育」；白蛇知道許仙不屬於法海這一類人，只要許仙還沒有完全墮落到法海那一邊去她就要採取「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態度去爭取他，云云。照這樣說，白蛇似乎很有

階級觀點，而且還有一套改造落後分子的好辦法，居然很像一個共產黨員了。照這樣處理白娘子，是不會有甚麼結果的。

我們不能把今天現實生活中的事件，去和過去社會中的事件，更不能和古代神話中的事件摻合在一起。越劇「白蛇傳」的「燬塔」，是帶有上述毛病的。青兒一上場就唱出燬塔的時間似乎是今天：「數百年前舊冤仇」；最後，白蛇青蛇合唱：「凱歌高唱入雲端，推倒雷峯水不乾。西天金鉢成灰土，慶人間夫婦永團圓。」儼然是解放後人民大勝利氣象。這就不免使人要追問：金鉢成灰土，許仙安在哉！把現時和神話糾纏在一起，似真非真，似假非假，既毀壞了神話的優美氣氛，又不能取信於觀眾。實在是不足為訓的。

又有人爲了醜化法海，就主張「加」重其罪惡，例如說，應在故事中添入法海貪戀白蛇姿色，企圖強姦未遂之類的場面。如果這樣做，勢必反而減輕了法海的罪惡，使他僅成爲一個臉譜化的惡霸，而不復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了。（而且，這也就必然歪曲故事中原來的矛盾：自由幸福的追求者與破壞者的矛盾。）爲了美化南極仙翁，也有人主張他應該是「隱居的勞動人民」，仙草則爲他的「勞動果實」。如此這般，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越劇「白蛇傳」中的許仙，就曾被處理得不自然。許仙在前面被寫成十分動搖、軟弱，端陽節甚至居心要白蛇飲雄黃酒，實際已成爲法海的幫兇了；後來，却忽然叫他到雷峯塔前大哭大鬧，宣起誓來：「我定要推倒雷峯塔冤仇報」。這是使人感到太突然的。性格當然可以轉變和發展，但，第一、總得有一些基礎，已經墮落爲法海幫兇的許仙，其對愛情之毫無良好品德可知，這樣的人叫他一旦堅決勇敢起來，去做反封建鬥士，真像叫秦檜轉變爲岳飛一樣困難；第二、轉變總得有個過程，寫出這個過程，才會使人信服，而越劇並未細緻刻劃這個過程。因而，使人感到許仙的

堅決勇敢起來，並非他的生活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祇是把一些堅決勇敢的詞句，加在動搖軟弱的許仙身上罷了。這祇是作者主觀上要求許仙如此這般行事的結果。這樣來處理許仙的轉變，就不免使人難以置信了。（按：本文所指越劇「白蛇傳」，係華東代表團在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所演出。上述許仙「哭塔」一場，後來已經該團自動刪除。）

從這裏可以看出：造成反歷史反現實傾向的原因，是由於作者不用具體分析的方法的結果。

六

「白蛇傳」雖然是人民的傳說故事，但是，由於封建社會中人民藝術家思想的局限性，由於這個故事也曾被統治階級所塗抹，因此，故事中雖有強烈的人民性，却都像一絨光潔的絲線一般，其中糾纏着一些不易分解的亂麻——封建性糟粕。如何區別精華與糟粕，是應當像善於理絲線的女工一般細緻地進行的。可是，有些人對這問題的態度，似乎過於鄭重，不敢下手去剔開那些亂麻，反為其存在找出理由，因而流露了對糟粕採取留戀的態度。突出表現在對白蛇「報恩」和主張保留舊「祭塔」兩點上。

主張白蛇追求許仙的動機應為「報恩」的，不外兩個理由：一、報恩是原來傳說；二、可證明白蛇的愛情是有基礎而非一見傾心的；何況報恩又不是什麼壞事情。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報恩並非原來傳說，有「警世通言」和「雷峯塔傳奇」為證。秦腔、粵劇、漢戲、川戲的舊本亦無報恩之說；它們都寫白蛇愛慕人間幸福生活才來到西湖的。這樣寫，是真實地道出封建社會中人民追求幸福的願望的。而「一見傾心」的戀愛方式，在封建社會中原是很普遍地被採用的，在禮教森嚴的環境中，不可能交上三年朋友才結婚。我們容許戲曲中一些才子佳人「一見傾心」，為何要

苛求白娘子？更何況她原是個無拘無束的蛇精！「報恩」是「義妖傳彈詞」和「白蛇寶卷」中的說法，用以說明「凡爲仙者，必須酬恩報德」的。如果採用這一說法，無異在白蛇臉上抹上一把灰，模糊了她追求自由幸福的鮮明面目，從而縮小了她的典型性，也沖淡了法海的罪惡。（他所破壞的將不是人民追求自由幸福的願望，而是不許別人「報恩」了。）

「祭塔」在各種形式的「白蛇傳」中幾乎都有。希望被鎮壓的白蛇的兒子，有朝一日揚眉吐氣，這應當是人民的善良願望。但問題在於：一、「白蛇傳」是反封建的神話，安排白蛇的兒子去中狀元，爬進統治階級，多少總與主題有些不調和；二、許仕林（夢蛟）對於他母親的被鎮壓，並沒有什麼積極的行動，有的本子寫他企圖哀求皇帝來救他母親，這無異是調和矛盾；有的本子則還寫着：皇帝認爲雷峯塔乃古蹟，不可拆毀，祇允許建個牌坊，仕林欣然奉旨，這更是不足爲訓。總之，從許狀元身上發現不出多少足以教育觀衆的東西；三、最主要的是：各種舊「祭塔」寫法雖不一致，但有一點是共同具有的，那是在白蛇口中，充滿了悲觀、哀怨、悔恨、馴伏以及「命該如此」等等失敗情緒與庸俗思想，與前面那位敢恨敢愛，堅決勇敢的形象，判然兩人。這無異說白蛇終於屈服——也就是投降了，所以這是有毒的描寫，當然應當加以剔除的。（不過，這並不等於說：新「白蛇傳」絕不能有「仕林祭塔」的場面，如果的確處理得很好的話。）

對於像「報恩」、舊「祭塔」這樣不健康的情節會迷戀不已，是由於孤立地看問題的結果，把「報恩」和舊「祭塔」從整個故事中挖出來，欣賞再三，覺得不壞，却沒有把它們和主題，人物性格的關係，聯系起來看，於是造成了認糟粕爲精華的現象。

與此相反，對於舊本中有些精華的東西，現在却還沒有被重視起來。例如，「遊湖」一場，從傳奇、彈詞、寶卷以至於許多地方